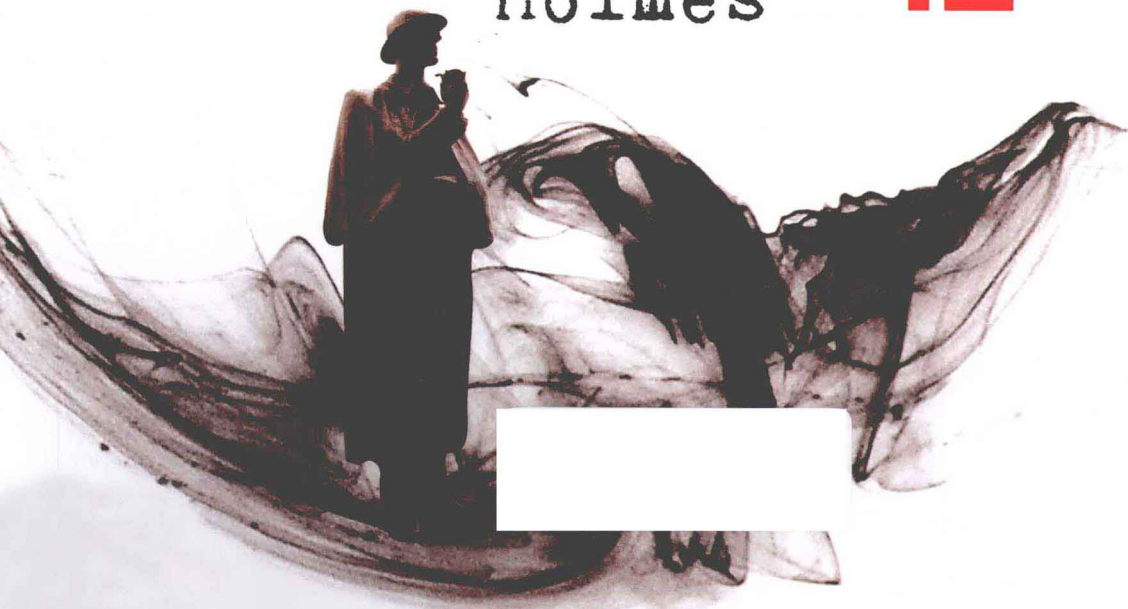


世界侦探小说经典中的经典

大侦探 福尔摩斯

Sherlock
Holmes

12佳作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著
李洪瀚 译



“世界侦探小说之父” 柯南·道尔
生前唯一推荐的12篇最精彩故事!

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世界侦探小说经典中的经典



大侦探

福尔摩斯

Sherlock
Holmes

12佳作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著
李洪瀚 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侦探福尔摩斯：12 佳作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著；李洪瀚译.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3. 6

ISBN 978-7-5511-0999-4

I. 大… II. ①柯… ②李… III. 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0990 号

书 名：大侦探福尔摩斯：12 佳作
著 者：[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译 者：李洪瀚

责任编辑：李 爽 刘燕军

美术编辑：许宝坤

责任校对：齐 欣

封面设计：博雅工坊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销售热线：0311—88643226 /32 /24 /28 /29

传 真：0311—88643225

印 刷：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8.25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11-0999-4

定 价：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How I Made My List

福尔摩斯十二佳作获奖名单

当举办这个竞赛的想法首次被提出时，我并没有十分紧张，单纯地认为挑选出十二个福尔摩斯的故事恐怕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了。但真正着手挑选时，我发现我自己投入的其实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首先，我就需要自己把故事都通读一遍，就像我的苏格兰女房东评论的：“一步，两步，不简单啊……”

我第一个排除掉的是《海滨杂志》近五六年连载的十二个故事，它们马上就要被编入《福尔摩斯探案集新编》中，读者们并不容易想到它们。假设，它们被广泛出版了，我是会把其中的两篇——《狮鬃毛之谜》和《显贵的当事人》列入我的清单中。前者的故事是由福尔摩斯自述的——出于对这种方法在叙事上的束缚性的考虑，这样的写法我仅用过两次。但是，它的情节在系列中是杰出的代表，无论如何是理应在榜单中占个位置的。《显贵的当事人》不算是以情节取胜的故事，但它有着跌宕起伏的戏剧性，所以我想我应该为它留下一个位置。

当然，这两个故事最后是被排除掉的，我现在要面对的是另外四十个古怪的“候选者”。冷酷的《斑点带子案》是一个我会毫不犹豫地列入任何榜单上的故事；其后，不论是出于大众偏好或是我的个人考虑，情节具有强烈的独创性的《红发会》和《跳舞的人》都应被选入榜单。还有两个故事我们不可遗漏掉：一个是关于福尔摩斯唯一一个敌人的故事，另一个是瞒天过海地让所有人（包括华生）相信他的死亡的故事。我认为第一个故事是应被选



入榜单的，毕竟它是所有其他故事的开端，而且它包含有更多可以吸引女性的亮点。最后，解释所谓的“福尔摩斯之死”的，并将大反派塞巴斯蒂恩·莫兰引入观众视线中的《空屋》也应在榜单中占有一席之地。于是，《最后一案》、《波希米亚丑闻》和《空屋》便被列入了名单中，我们现在有了一半的答案了。

现在到了问题的关键之处了——有许多故事实际上是无法单独挑出来的。基本上，我是认为《五个橘核》应有一席之地的，这个短小的故事具有相当的戏剧特点。于是现在只有五个空位了。“福尔摩斯系列”里有两个故事是与外交密谋相关的：《海军协定》和《第二块血迹》——它们都是整个系列中的佼佼者。我无法将这两个故事都放入单子里，但基本上，我认为后者是其中较好的一个。因此，我们来把它放在第八位。

下面是哪个呢？《魔鬼之足》是个有力的竞争者，新奇而冷酷。我们来把它放在第九位。另外，单看福尔摩斯指控公爵的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修道院公学》就理应占有榜单的一个名额。现在我只有两个空余位置了。在《银色马》、《布鲁斯帕廷顿计划》、《驼背人》、《歪嘴男人》、《“格洛里亚斯科特”号三桅帆船》、《希腊译员》、《赖盖特之谜》、《马斯格雷夫典礼》和《住院病人》中，我应该以什么原则来选择呢？《银色马》中的赛马情节不尽真实，我们必须将其资格取消。其他的故事就很难选取了，当然，有个小细节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工作。《马斯格雷夫典礼》涉及了历史情节，而且讲述了福尔摩斯早年生活的故事，这无疑使得它变得与众不同。那么，现在我们到了为最后一个位置提名的时候了。我或许应该写些纸条来抽签，因为没有什么能让这些故事分出高下。无论各自有什么优点，我都已经尽我所能将它们写到最好。总体而言，福尔摩斯的独创精神在《赖盖特之谜》中大显身手，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故事会获得榜单中的最后一个名额。

其实，众所周知，让一个审判员来评判他的理由是一个不太明智的做法。然而，我对我的选择进行了详细分析，仅为让其他竞争者知晓我可是确实在这件事上下了功夫的了。

Arthur Conan Doyle.

柯南·道尔

(选自《海滨杂志》1892年8月刊)



目录

Contents

- 1 一、斑点带子案
- 29 二、红发会
- 55 三、跳舞的人
- 79 四、最后一案
- 101 五、波希米亚丑闻
- 125 六、空屋
- 147 七、五个橘核
- 167 八、第二块血迹
- 193 九、魔鬼之足
- 213 十、修道院公学
- 245 十一、马斯格雷夫典礼
- 265 十二、赖盖特之谜

The Speckled Band

一、斑点带子案

在飞逝而去的八年中，我认真分析了我的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探案方法，我的日记记录有他的七十多起类型迥异的离奇案例。在这些案例中，许多是以悲剧结局的，有一些则是喜剧性的，绝大部分案件的案情是谈不上离奇古怪的，但绝对没有一则案例是平淡无奇的。这是因为他工作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酬金，不如说是源自他对破解各种复杂案情的热情。他拒绝甚至是不屑于调查那种平淡无奇的案件，只热衷于调查那些近乎匪夷所思的案子。在所有这些荒诞离奇的案件中，我实在记不起还有哪一例会比住在萨里郡斯托克莫兰的名门望族——罗伊洛特家族的案子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了。这个案件发生在我和福尔摩斯先生刚刚认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单身汉在贝克街合租了一套公寓。我原本想早点儿把这个案例记录下来，但是当时我做出过严守秘密的保证，因此我一直对此事保持沉默。一直到上个月，我曾做出过承诺的那位女士非常不幸地离开了人世，至此，这个约定也就自动解除了。今天，可以说是该将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了，因为之前我也确实有所耳闻，现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着各种关于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的真实死因的谣言。那些不切实际的谣传真的比事实的真相还要耸人听闻。

说起来那好像是一八八三年四月初的一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夏洛克·福尔摩斯竟然已经收拾好一切站在了我的床边。实际上，他是一个爱睡懒觉的人，然而我确信在壁炉架上的时钟才刚刚指向七点一刻，我是一个生活习惯非常有规律的人，对于他过早地来打扰我心里有些讶异，于是我有些诧

异地冲他眨了眨眼睛，准备起床。

“我很抱歉，把你叫醒了，华生。”他说，“但是，滑稽的是你我今天早上都注定会被吵醒，早些时候赫德森太太就被敲门声吵醒了，她好像有些生气，报复似的来吵醒我，现在又轮到我来把你叫醒。”

“那么，我能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吗——失火了吗？”

“当然不是，今天早上来了一位委托人，哦！好像还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她看起来情绪非常激动，并且执意要见我。她现在已经在会客厅等候了。你要相信，一位年轻的女士在这么早的清晨就奔波在这个偌大的都市，甚至于把还在梦乡的我们床上吵醒，我坚信那一定是因为发生了非常紧急的事情，她是不得已才来找我们帮忙的。如果这真的是一件非常诡异奇特的案件，那么，我肯定你也一定希望第一时间就了解整个案件的情况。所以，我就自作主张把你从睡梦中吵醒，给你这个机会来了解这个有趣的案件。”

“哦，我的老兄，真是感谢你！要知道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掉这个机会，错过一个精彩的案子的。”

我最热衷的就是在一旁观察福尔摩斯非常专业地进行调查工作，我欣赏他无论案件看起来多么不合常理，多么的复杂，他总是能够迅速地做出推论，就好像他只是单凭直觉而做出的，但是实际上他做出的每个结论都是建立在缜密的逻辑推理之上的。他从来都是依靠严谨的逻辑推理来为那些委托他解决疑难问题的人侦破案件。于是我匆匆起身，迅速地穿衣洗漱，用很短的时间就准备完毕，跟福尔摩斯一起来到了楼下的会客厅。他提到的那位年轻女士此时正端坐在窗前，她看到我们走进房间便站起了身。随着她的动作，我看到她穿了一件黑色外套，还带着厚厚的面纱。

“很高兴见到你，小姐。”福尔摩斯愉快地和她打着招呼并介绍道，“我就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你看到的这位是我最好的朋友兼忠实伙伴华生医生。在他面前，你完全不必有所顾虑，就像单独面对我说话一样。哈哈！赫德森太太想得真是周到，这么早就已经把壁炉烧旺了。来，大家往壁炉旁边坐，这样会暖和一点。哦，上帝，你在发抖，我马上叫人给你端一杯热咖啡。”

那女人轻轻地将椅子向壁炉旁边挪了一下，低声说：“我不是因为感觉冷才发抖的。”

“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她一边说着，一边掀起了面纱

“福尔摩斯先生，我是因为太害怕太恐惧了。”她一边说着，一边掀起了面纱，面纱下的她脸色苍白，神情沮丧，双眼不安地左右张望，酷似被猎人追逐的羔羊。实际上她的身材相貌看起来应该只有三十岁，但她脸庞憔悴，精神萎靡，甚至在她的头发中夹杂着几根不属于她这个年纪的白发，这足以看出，她确实是整日生活在惶惶不安之中，单薄的身形引人怜悯。我将目光转向夏洛克·福尔摩斯，只见他犹如苍鹰般的锐利目光迅速地从上到下打量了她一下。

“你不用再害怕了。”他微微探身向前，轻轻地拍拍她的手臂，安慰她说，“请相信我，我们很快就会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的，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是一大早就坐火车过来的。”

“难道你认识我？”



“当然不是，我留意到有一张回程车票的后半截在你左手的手套里。这说明你一定是很早就动身出发的，而且在此之前，你还需要乘坐双轮单马车行驶一段非常长的路程才能到达火车站，而且我肯定那条路非常崎岖泥泞。”

那位女士非常吃惊，她疑惑地凝视着福尔摩斯。

“不必如此惊讶，亲爱的小姐。”他笑了笑说，“这里面没什么奥妙，你瞧，你的左臂上溅上了许多泥点。而且我观察过这些痕迹都是新沾上去的。要知道除了双轮单马车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车辆还能把你的外套溅上泥点，而且我肯定你坐在车夫左面，因为只有那个位置才能够溅到泥。”

“我不管你是怎么得到这些结论的，但是你说的完全符合事实。”她说，“我今天早上六点钟之前就出发了，我乘着一辆双轮单马车用了将近二十分钟才到达莱瑟黑德，然后我马上搭乘开往滑铁卢的第一班火车往这边赶。先生，我真的受不了了，你都无法想象我的恐惧，我快要发疯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世上就只有那么一个人关心我，可是我知道他虽然想帮我可也无能为力。除此之外，再没有人可以帮我了。但是，福尔摩斯先生，我知道你能够帮我，我听人说起过你，我从法林托歌太太那儿听说，你曾经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她。于是我就从她那儿打听到你就住在这里。噢，先生，我求求你也能够帮帮我好吗？就让我脱离这永无止境的黑暗深渊吧。虽然，目前我还没有能力报答你对我的帮助，但是还有一个月或一个半月，我就要结婚了，一旦我结婚了我的收入就会归我自己支配，那时候我会马上偿还你的酬劳，我决不会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福尔摩斯没有回答她，他转身走向了办公桌，打开锁着的抽屉，从中取出一本小小的笔记本，随手翻阅了几下。

“法林托歌。”他说，“哦，我还记得，那是一起与猫眼宝石女冠冕有关的案子。对了华生，我记得那还是你搬来跟我一起住之前的事呢。小姐，你完全不用担心，我对这个案件很感兴趣，而且我很乐意为您效劳，我会竭尽全力，正如当初帮助法林托歌太太一样。至于酬劳，我想我调查整个事件来龙去脉的过程就是上帝给我的最好的酬劳；但是，如果你实在感觉过意不去的话，你可以随意支付我一些在破案过程中可能付出的费用。现在就请你把一切有助于我破解这个案件的线索详细地告诉我吧。”

“这说来话长了。”年轻的女士回答道，“使我惶恐焦虑的是我每天生活在惴惴不安之中，但我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使我处于这种不安的境地。但我的疑虑并不是完全

没有根据的，虽然这些根据在别人看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我曾对很多人说过，但，即使是他——最能给予我信赖和帮助的人，也把我告诉他的关于这件事的一切看作是一个神经质的女人的荒诞想法。即使他没有直接言明，但是，我依然能够从他的回应与躲闪的神情中看出。我听说，福尔摩斯先生，你能看透人们心中的黑暗之处。请你告诉我，在这种危机笼罩之下，我该如何是好？”

“我在十分专注地听你讲，小姐。”

“我叫海伦·斯托纳，我有一个继父，他是位于萨里郡西部边界的斯托克莫兰的罗伊洛特家族——英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的最后一个幸存者，现在我们住在一起。”

福尔摩斯点点头说：“对于这个家族我并不陌生。”

“这个家族可以说是当时英伦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它的产业庞大，所占领域北至伯克郡，西至汉普郡，甚至超出了本郡的边界。但是，到了上个世纪，由于连续四代继承人都属于生性奢侈无度、好赌成性之辈，以至于到了摄政时期被最后一任继承者挥霍得家徒四壁。最终罗伊洛特家族只剩几亩土地和一座被典押的、所剩无几的二百年的古老邸宅。时至今日那里只剩下一个空有罗伊洛特家族名号却过着与其他没落家族一样悲惨生活的地主。但是我的继父，也就是那位地主的独生子却意识到他应该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于是从一位亲戚那里借到一笔钱，他用这笔钱外出学习并取得了一个医学学位，之后出国到了加尔各答，并且凭借他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使他的事业取得了极大成功。可不幸的是，家里多次被盗，使他非常愤怒，以至于把管家殴打致死，也因此险些被判处死刑。虽然他逃脱了死刑的惩罚，但他仍然被判处长期监禁。后来，他终于返回了英国，却从此变成了一个喜怒无常、自暴自弃的人。”

“我的母亲是孟加拉炮兵司令斯托纳少将的年轻遗孀，斯托纳太太，父亲去世后，留给母亲一笔巨大的遗产，并且每年的进项不少于一千英镑。在那之后母亲便带着当时两岁的我和孪生姐姐朱莉娅，嫁给了此时身在印度的罗伊洛特医生。母亲再婚后不久，就立下遗嘱：只要罗伊洛特医生在我们结婚后，每年能够给我们一定数目的金钱，母亲名下的所有财产将转赠给他。后来在我们回英伦不久后，母亲便在八年前的克鲁附近的火车事故中丧生了。在这之后，罗伊洛特医生放弃了在伦敦重新行医的想法，和我们一起回到了斯托克莫兰祖先留下的旧宅里生活。我原本以为我母亲遗留的钱足以使我们今后的生活衣食无忧……”



“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继父竟然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可怕极了。最开始，邻居们非常高兴看到斯托克莫兰的罗伊洛特的后裔能够回到这座古老家族的邸宅。可是没想到他完全失去了从前和蔼可亲的性情，整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深居简出，不愿与人交往，不管对谁都一副穷凶极恶的嘴脸与之争吵。我可以理解因为在我的继父的家族中遗传这种几近疯狂的暴戾脾性，而且继父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居住在炎热的热带地区，我想这种复杂的天气也导致了他残暴脾气的加剧。你无法想象他自己挑起了多少次令人丢脸的闹剧。其中有两次，他甚至闹到了违警罪法庭。现在，村里的人见了他都唯恐避之不及。人们不愿意看到他，对他无不敬而远之，要知道他可是一个力大无穷的人，一旦把他惹怒，后果真的是无法想象的。

“上个星期他竟然把村里的铁匠从栏杆上扔进了小河，无奈我只能花掉了我所有的积蓄，才平息了对方的怨气，希望他们不要为难我的继父。现在我的继父就只和那些到处流浪的吉卜赛人交往。他让那些流浪者在我们家的那几块土地上安营扎寨，建造他们的领地。他好像成为了他们的首领，他现在每天都会到他们的帐篷里去，当然也只有那些流浪者还能够接受他。甚至有时候继父竟然随同他们一起出去流浪，一出去就是数周之久。曾经有一位记者送给他一只印度猎豹和一只狒狒，他现在对这些印度的动物有着近乎狂热的热爱。现在他把它们当作宠物，任由这两只动物在他家里甚至是村子里肆无忌惮地来来去去，村里人不但害怕继父甚至于连他养的动物也一样害怕。

“我说了这么多，相信你们应该能够想象我和可怜的姐姐朱莉娅过的究竟是什么日子了吧，我们的生活里没有任何乐趣。因为继父的原因根本没有外人会愿意跟我们交往，我们只能终日生活在寂寞里，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只能终日劳作。我可怜的姐姐年仅三十岁就已经悲哀地离开了人世。她是那么年轻却和我一样早已经是两鬓斑白了。”

“难道，你的姐姐已经去世了？”

“是啊，我不得不伤心地说在两年前她就死去了，我正是想要对你说关于她去世的事。我想你可以理解，我所叙述的我们的境遇让我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我们根本没有可能结交年龄相当地位相同的朋友。还好，我们有姨妈霍洛拉·韦斯法尔小姐，她是我们母亲一起长大的好姐妹，就住在哈罗附近，我们偶尔会到她家去做客，排解一下心中的寂寞。两年前，如往常一般朱莉娅在圣诞节的时候到姨妈家去做客，在那里姐姐很幸运地认识了一位领半薪的海军陆战队少校，他们相爱了并决定结婚。我姐

姐回来后，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继父，继父听说后表示赞成这桩婚约，于是大家都高兴地筹备起了婚礼。但是就是在预定举行婚礼之前不到两周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上天竟然夺去了我唯一的亲人的生命，我们全部都陷入到了悲痛当中。”

在那位女士的叙述过程中，福尔摩斯一直将背靠在椅背上，微微闭着眼睛，他将头靠在椅背靠垫上。但是听到这里他半睁开眼，看了一眼那位女士。

“请把具体细节详细地说一下。”他说。

“这对我来说十分容易，因为在那惶恐的时间里发生的所有的事，都已经植入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了。我曾经说过，庄园的旧宅是非常久远的，耳房现在只有一侧住着人。而住人一侧的耳房属于一楼，是卧室，中间是起居室型结构。罗伊洛特医生的房间在卧室中的第一间，我姐姐卧室在其次，我自己的是第三间。这些房间是完全隔绝的，但是卧室唯一的共同点却是房门的朝向都是面向公共走廊的。我的陈述清楚明白吗？”

“十分清楚。”

“草坪在三个房间的窗子正对的方向。悲剧发生的那个晚上，虽然罗伊洛特医生很早就回到了房间，但我们知道他并没有马上休息，因为我姐姐曾在当晚来到我的房间待了一段时间，原因就是无法忍受罗伊洛特医生那浓郁的印度雪茄的烟味。在此期间，姐姐和我聊了一些有关婚礼的琐事，我们聊到了大约十一点钟，姐姐就起身回房了，有些奇怪的地方是，在她离开之前曾问过我一些话。”

“对了，海伦。”她说，“你有没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过有人吹口哨？”

“从来都没有啊。”我说。

“我想在你睡觉的时候，应该不可能听到吹口哨的声音吧？”

“那当然不会了，但是你为什么非要问这个呢？”

“最近这几天我总是在大约清晨三点钟左右听到声音很小但却非常清晰的口哨声。你也知道我是一个睡不沉的人，所以总是会被吵醒。我实在听不出那声音是来自哪里，或许是从隔壁房间传来的，当然也可能来自草坪。我当时就想问问你是不是也听到了这口哨声，直到今天才想起来问你。”

“没有，我没听到过。我想一定是医生收留的那群讨厌的流浪汉。”

“对，很有可能。但是我想不通的是既然是从草坪那儿传来的，那么你为什么会

听不到?”

“啊哈，我想那一定是因为我睡觉睡得太沉了。”

“好啦，这些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她扭过头笑着对我说，然后随手帮我把房门关上。过了一会儿，我就听到了她拿钥匙开门进房间后又关门的声音。

“你说什么？”福尔摩斯说，“你们夜里总是把自己锁在屋子里睡觉吗？这是你们的习惯吗？”

“对啊。”

“可是这是为什么呢？”

“继父养了一只印度猎豹和一只狒狒，我和姐姐一点也不喜欢它们，要是不把门锁上，我们会感到恐惧而无法入眠的。”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请你继续说下去。”

“那天晚上，我难以入睡。我总感觉有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压抑氛围压迫着我。人们都说孪生姐妹是心灵相通的，或许你无法想象那种心有灵犀的程度，可我似乎真的在那晚感应到了姐姐的悲惨结局。我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狂风怒吼伴随着倾盆大雨肆无忌惮地吹打着门窗，似乎预示着这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突然，在电闪雷鸣声中，一声女人惊恐的尖叫划破长空，我确信那是我姐姐的声音。我毫不迟疑地从床上跳起，随手扯了一块披巾，就冲向了她的房间。就在我打开房门的瞬间，我竟听到了一声轻轻的就像我姐姐跟我说过的那样的口哨声，随即，又听到哐啷的一声金属撞击所发出的声音。我没有多想顺着过道向我姐姐的房间跑过去，这时候我看见我姐姐的门锁已经打开了，房门在黑暗中缓慢地移动着。我真的吓傻了，瞪着双眼盯着房门我真怕会有什么东西从门里出来。借着微弱的过道灯光，我看见我姐姐出现在了房门口，她由于惊恐早已是面如死灰，双手颤抖地摸索着，整个身体无助地战栗，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我快步跑上前去，双手紧紧地拥住了她。这时她似乎再也无力支撑，双膝着地颓然地跌倒在我怀中。她似乎饱受着剧痛的折磨，身体来回扭动着，她的四肢可怕地抽搐。起初我以为她已经神志不清了，可是当我拥抱着她呼喊她时，她突然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叫喊，那叫声真是让我心都碎了。她喊的是：啊，海伦！带子……是那条带子！那条带斑点的带子……她似乎还想说些什么，可再也吐不出一个字，她把手举在空中，直直地指向医生的房间，但是抽搐再次发作，她说不出话来了。



我看见我姐姐出现在了房门口

我发疯般地跑向继父的房间，大声地叫喊我的继父，这时他正穿着睡衣急急忙忙地往外赶。等到他来到我姐姐身边时，我姐姐已经昏迷不醒了，继父给姐姐灌了几口白兰地，村里的医生也赶来了，可这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姐姐已经奄奄一息了。她到离开人世之前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再也没有醒来，我那亲爱的姐姐就是以这种悲惨的形式离开了人世。”

“请原谅我冒昧的打断。”福尔摩斯说，“你能够确定你听到的是口哨声和金属碰撞的声音吗？你能确定吗？”

“本郡验尸官在调查时也曾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能确定我是听到了，那个夜晚给我的印象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可是那也的确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狂暴的风雨在空中怒吼，我也有可能听错。”

“那你姐姐死前穿的是什么衣服？”

“最后我看见她时她穿的是睡衣。我在她的右手里发现了一根烧焦了的火柴棍，

左手里还拿着一个火柴盒。”

“这说明在事发的当晚，她用火柴照明，检查过四周，这一线索非常重要。验尸官检查尸体有什么结论呢？”

“由于罗伊洛特医生臭名昭著的行为，验尸官非常认真地调查了这个案子，但是遗憾的是他根本找不出导致姐姐死亡的原因。我能够证明，姐姐睡觉时房门总是反锁的，窗子上也安装了带有宽铁杠的老式百叶窗，每天晚上都会关得非常严实。而四面墙壁我们也认真地敲过，实际上它们非常坚固，我们甚至连地板也彻底检查了，可结果也是一样。烟囱倒是很宽阔，可是也已经用了四个大锁环闩上了。这些都说明我姐姐在遇害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在房间里。更不可思议的是，她身上根本没有任何暴力的痕迹。”

“那有没有中毒的迹象呢？”

“医生们也做了检查，可结果仍是一无所获。”

“那么，能说说你的想法吗，你觉得你姐姐的死因是什么呢？”

“我相信她在死前一定看到了极其可怕的东西，尽管我想象不出那是什么东西，但我认为姐姐的死一定是因为极度的恐惧和精神的打击造成的。”

“那么当时那些吉卜赛的流浪汉还在种植园里吗？”

“还在，那些吉卜赛人总是在那里。”

“啊，你姐姐最后提到了——带斑点的带子，你能够想到什么呢？”

“刚开始我觉得，那是姐姐当时精神错乱所说的胡话，可又觉得那可能是害死姐姐的人，也许指的就是种植园里那些吉卜赛人。那些奇怪的人当中有很多都头上戴着带点子的头巾，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就是姐姐临死前想说的人。”

福尔摩斯摇摇头，似乎对这样的想法并不满意。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说，“请继续往下说。”

“从那以后，一晃就是两年过去了，没有姐姐的陪伴，我的生活比以前过得更加孤单寂寞。但是幸运的是，一个月前，我相识多年的亲密朋友——阿米塔奇——珀西·阿米塔奇向我求婚。他是住在里丁附近克兰活特的阿米塔奇先生的二儿子。我继父对我们的婚事表示赞成，于是我们决定在春天的时候结婚。两天前，我们要修缮这所老房子西边的耳房，这需要在卧室的墙壁上钻很多洞，我不得以搬到了我姐姐生前住过的房间，睡在那张她曾经睡过的床上。昨天晚上，我久久难以入睡，我躺在床上又

回想起她那可怕的遭遇，可是更可怕的是，我竟然听到了曾经预兆她死亡的轻轻的口哨声，天啊，你根本无法想象我当时是多么的恐惧！我飞快地起身，将灯点着，但是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已经吓得魂都没有了，再也睡不着了。我穿上了衣服，天一亮，我就悄悄地出门，在我们家对面的克朗旅店雇了一辆双轮单马车，快速赶到莱瑟黑德，又在那里坐火车来到你这儿，我唯一的目的就是来寻求你的帮助。”

“你这样做很好。”福尔摩斯说，“你确定你已经将所有情况都介绍了吗？”

“我确定，这就是全部。”

“罗伊洛特小姐，你在撒谎。你似乎在袒护你的继父。”

“什么！你在胡说什么？”

福尔摩斯没有马上回答她的话，而是径直拉起了遮住她放在膝盖上的那只手的黑色花边袖口的褶边。令人震惊的是在她白皙的手腕上，印有五小块乌青的伤痕，可以肯定那是四个手指和一个拇指的指痕。

“你被虐待过。”福尔摩斯说。

那位女士涨红了脸颊，迅速遮住受伤的手腕说：“继父身强体壮，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气有多大。”

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陷入了沉默，福尔摩斯也是默不作声，只是将手托着下巴，凝视着燃烧跳跃的炉火。

终于他打破了沉默，他说：“这件案子十分错综复杂。但是我们不能仅靠这些叙述就断案，在作出结论之前我需要到现场做一番检查，我需要了解的细节真是太多了。不过，这件案件已经非常紧急了，我们必须马上动身，对了小姐，如果我们今天到斯托克莫兰去，我们是否有机会在你继父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对房间做一下检查呢？”

“当然可以，巧的是，继父说过他今天要进城来办理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一整天他都可能不在家，绝对不会妨碍你的。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女管家，你完全不必担心她，我可以轻易把她支开。”

“好极了，华生，你愿不愿意一起去呢？”

“那当然了。”

“小姐，我们两个人已经决定过去。那么你呢，是要同我们一起还是另有安排？”

“那我就不与你们同去了，我还有件事情想去办一下。事情结束后，我会马上搭十二点钟的火车赶回去等你们的。”